# 逝者 | 武汉救助员吴骞: 专门护送别人回家的人, 再也没能回家

Original 刘诗洋 王伟凯 南方周末 1 week ago



▲ 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(2月12日)。 (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/图)

全文共3321字,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。

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。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:"做了好事要有运啊"——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,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,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。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。

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,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,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。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。在接下来的一周,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"疑似患者"。

####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
过去一个月,疫情肆虐之下,许多普通人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作为疫情的发源地,武汉发生了最多的死亡,截至2020年2月27日12时,死亡2104人,占全国疫情死亡人数的77%。

37岁的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就是其中之一。

没有人能完整地勾画出他们从感染到死亡的真实路径,但应该记得的是,发生在2020年早春这场中国人与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,他们曾经的努力和无奈。

### 1 最后一趟任务

1月16日中午,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接到一项任务:护送一名独自坐火车来武汉的失聪男孩回家。

护送别人回家是他的日常工作。吴骞是武汉人,出生于1982年11月,2005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,2010年考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。救助管理站隶属民政系统,原名收容遣送所,于2003年更名。每年春节都是全国各地的救助站最忙的时候,无家可归者们在此时总是更需要帮助。

据吴骞的同事杨晓回忆,因为小男孩的父亲已经在广州等待,单位要求他们当天接到任务10分钟之后就收拾好,赶到汉口火车站。

那时武汉还没有进入紧张状态,车站里几乎没人戴口罩。到了广州,将孩子交还给他父亲,已经入夜。正值春运,回武汉的车票已经售罄,吴骞联系当地的工作站,想办法安排了晚上十点半的站票。一行人挤在餐车里,吴骞把座位让给了同事,自己则坐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吃泡面。

做了十年救助工作的吴骞此时不会想到,他刚刚完成的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任务。

据吴骞的爱人张小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出差是吴骞工作的常态。他俩2010年5月登记结婚,6月吴骞就去了救助站工作,他工作认真负责,什么事都抢着干,工作内容最开始是上街巡逻,后来逐渐就变成了出差护送。她知道丈夫对自己很节俭,工作又很拼,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,吃不好,住不好。

在单位,吴骞的工作原本是调度,但只要人手不够,其他事情也要顶上去。过去多年,为出差,他俩没少吵过架。

在返程路上,吴骞告诉张小璐,他要17号凌晨3点才能到武汉,决定不回家直接去单位,睡一会就接着上班。

1月17日下午,吴骞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,因为前一天没休息好,他和家人聊了会就去睡了。第二天早晨起床,他觉得浑身乏力,一测体温,38.2度。

武汉当时还未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。吴骞发现自己发烧这天,正是农历小年。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,4万多个家庭正聚在一起,参加后来闻名全国的"万家宴"。

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,小的才两岁。张小璐担心是流感,怕传染给孩子,就催促吴骞赶快去 医院挂针。一个家庭原本的正常生活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。

### 2 "希望站里能救救我"

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。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:"做了好事要有运啊"——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,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,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。

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。他持续发烧不退,1月20号,吴骞的CT显示肺部有毛玻璃 状白影,医生当时告诉他,是病毒性肺炎,但究竟是什么病毒,没有明确答案。

那也是武汉疫情第一次受到全民关注的一天。当天,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肯定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,从这一天起,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汇总发布新增病例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都相继出现病例。

而在武汉,危机还潜伏在水面之下。人传人公开后,患者在短短几天内就挤满了整个武汉的发热门诊。

1月20号当天,吴骞通过微信向他的直属领导刘勇请假并说明病情,刘勇询问:是否新冠肺炎病毒?吴骞回复,自己办不了住院,呼吸内科都没有床位,而且没有核酸试剂盒,也查不出来,只能先打针看看。

为了尽早做检测,吴骞先后去了社区医院、新华医院、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,但始终没能入院治疗。张小璐在家也疯狂给社区打电话,想通过上报病例得到住院机会,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令人失望——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,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,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。

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。在接下来的一周,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"疑似患者"。

作为相处十年的同事,在刘勇和吴骞的微信聊天记录里,吴骞起初还比较乐观,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。他曾回复刘勇说,医生建议他在门诊打针,去了医院只会越来越严重。"那个病早就隔离了。"

在吴骞四处求医的那些日子里,张小璐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打电话,并强烈要求吴骞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。这期间,吴骞的父亲曾陪他去医院排队做检查,两人从早上一直排到傍晚。后来吴骞自己去酒店住下,老人又给他送饭,每次去都想多看他两眼,但为了隔离,吴骞总是躲在厕所里,让父亲把饭放下就走。

但到了除夕那天,他母亲实在想念儿子,就跑去酒店看他。回家后不久便出现发烧的症状。张小璐回忆,婆婆应该就是那天被感染了,但他们当时希望吴骞安心治病,就没有告诉他。

一家人就这样被病情隔绝。随后的日子里,绝望和悲观开始笼罩吴骞,在1月26日和刘勇微信聊天时他说,现在的解决办法,就是在外面熬,熬到不行了医院才收,刘勇将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站里,希望能帮他解决床位的问题,但彼时正赶上武汉疫情最猛烈的时候,在他们通话的当天,仅武汉就有698个新增病例。

直到此时,吴骞仍没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,他也因此而得不到更多治疗。在与刘勇的聊天中,他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说:"希望站里能救救我。"

就这样一直拖到1月28日,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。但此时他的病情已进入重症,由于武汉当时启动最严格的隔离封闭措施,即便是家人也无法每天获知吴骞的情况。同事杨晓后来回忆,吴骞住院后,有一次她发微信询问病情,吴骞只回了三个字:

"我在熬"。

### 3 "我要接他回来"

去广州出差的26天后,2月10日,武汉救助员吴骞离开了人世。

直到他去世,也没人能确认吴骞到底是怎么生病的。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同事和家人,都猜测1月16号那次去广州出差前后,他感染了病毒。但在张小璐看来,1月18号吴骞发烧后没得到有效救治,以及多次去医院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,才是他生病的最主要原因。

和大多数起初都蒙在鼓里的普通武汉市民一样,患者只能依据官方给出的说法,来确定自己的感染路径。在张小璐的记忆里,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吃海鲜,也从来都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。

而刘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吴骞肯定是在工作中感染的,除了去广州出差那次,武汉救助管理站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有一个办公点,他们之前都经常要过去。

但整个救助站,却只有吴骞一人生病。与他同去广州出差的杨晓,后来也曾发烧,但吃完药仅过了一天就没事了。

在吴骞去世前一小时,医院曾给张小璐打电话,通知她可能不行了。张小璐让医生帮忙接通视频,要见他最后一面。

视频接通的时候,吴骞7岁的大女儿正在旁边。已经23天没见过爸爸,她一见面就大哭起来,对着手机反复问:"爸爸你怎么了?怎么躺下了?"

当时的吴骞,已经不能讲话。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告别。张小璐说,她从没见过女儿这样不停地哭。

在同事和家人的印象里,吴骞一直是个乐观而坚强的人。在死亡到来三天前,他还曾期待奇迹,在2月7日QQ空间里,他这样写道:"每天咬牙检查,就是为了身后的她们。期待我的拐点早点到来。"

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。现在,张小璐已很少在家提起吴骞。白天,她想尽办法让自己忙起来,照顾两个孩子,料理家里大小事。一直等到夜里孩子们都睡了,她才会推门走进吴骞的书房,悄悄想念自己的丈夫。

提起吴骞,她几乎全程都在哭泣。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,那24天里,吴骞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时,她回答:

"他说很对不起我,这段时间(指春节)不能在家里。我说没事,你要加油。他说等过了这一段,我一定会对你更好的。"

这对结婚10年的夫妇原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们家去年刚换了新房,张小璐工作不稳定,家庭收入不高,平时大的支出主要靠吴骞应付,他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。

武汉救助员吴骞的遗体于2月10日火化。同样患病的母亲至今也未痊愈,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。因为武汉的防疫措施至今仍未解除,家人也没法为吴骞操办后事。

"我现在想的,就是疫情赶快结束,我要接他回来。"张小璐这样说道。

吴骞的同事,对他都很有感情,一位同事在聊起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时,突然泣不成声,挂断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。**5** 

## 戳击下面图片 继续阅读专题





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